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五辑



小棉袄老棉袄

袁省梅

是一种借短消息网文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在微阅读时代，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纸质阅读，而是转向了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微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阅读习惯，它方便快捷，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微阅读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也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内容。微阅读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涵盖了各个领域。微阅读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阅读选择。微阅读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EI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五辑



小棉袄老棉袄

袁省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棉袄老棉袄 / 袁省梅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9

(微阅读 1+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74 - 1

I. ①小… II. ①袁…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0922 号

小棉袄老棉袄

袁省梅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责任编辑: 赵霞 钟莉君

出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2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8 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500 - 1074 - 1

定价: 20.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 - 2015 - 1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 - 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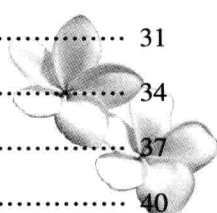
2014年9月



目 录



工地上的女人	1
工地开满花	4
音乐会	7
到北京去	10
明天是个好天气	13
鸽子笼子还有其他	16
夜航灯	19
你有没有表情	22
石头记	25
巷口	28
拿什么担保你的人格	31
太阳出来喜洋洋	34
拿捏	37
为什么不种点东西	40



王好的春天	43
暗香	46
月亮桌	49
收藏	52
我们的本本	55
古镇人家	58
清亮亮的天	61
战争	64
爱的名义	67
小棉袄老棉袄	70
一河大水	73
看见你影影我就喜欢你	76
手机是个大问题	79
如梦令	82
鸬鹚	85
离婚协议	88
白纸黑字	91
土地谣	94
欢喜无限	97
你看见了什么	100
日子里的那点意思	103

饶头	106
磨刀匠	109
田园牧歌	112
不欠	115
这个老赵	117
恩人	120
人前一句话	123
寻人启事	126
北风吹来	129
输赢	132
母亲的布鞋	135
只缺烦恼	138
收发员老发子	141
洪水来了	144
学习雷锋好榜样	147
搂树叶	149
胖伙计瘦伙计	152
槐抱柳	155
零点, 火车通过我家门口	158
一只陌生的排球	161
光	164

马灯下	167
袁大	170
父亲	173
车让城或是城让车	176
过年	179
冬至	182



工地上的女人

太阳白亮。

女人正在工地上筛沙子时，手机响了。女人没看。工地上活儿催得紧。手机在裤兜里呜呜啦啦自顾唱了一会，停了。

女人筛了一堆沙子，又吭吭地抱起一袋水泥，呼哧倒进搅拌机，一咕咚灰雾噗地扬起，罩了女人的脸。女人把沙子和水加进去，开了搅拌机。还未喘息一下，空中又催喊着要搅好的灰。女人推过吊下的平车，倒上搅拌机里的水泥灰，推过去，挂上挂钩。平车晃了晃，簌簌地上去了。

女人又开始筛沙子抱水泥袋子……

女人干枯蓬乱的头发，裹了白的灰的尘。女人紫红黑糙的脸上，裹了白的灰的尘。女人全身上下不知裹了多少层白的灰的尘。

白亮的太阳下，女人疲惫，乏困，可女人一时半刻都不能停歇。女人跟工地上的铁锹和搅拌机一样，不能停歇；跟上来下去运送和好的水泥灰平车一样，不能停歇。工地上的每个人都不能停歇。

中午要收工时，手机又响了。

是儿子打来的。

女人听着儿子叽叽咯咯鸟儿一样说个不停，就呵呵笑。女人拄着铁锹，看着工地不远处的街上人流车流，眼里就雾开了。女人干活的工地就在儿子大学的城市。

女人问儿子吃了没？女人叮嘱儿子吃好。女人说好赖饭要吃饱，正长哩，别挑三挑四的。儿子问女人在干啥？女人说在你二婶门楼下坐着呢。女人说你二婶家的这个门楼大，深，凉快。女人说，门楼里还坐着你花嫂子和五奶奶，你五奶奶看着你小叔的娃，娃跟你小时一样，趴在



门洞的青石板上玩石子，一玩一个上午，可听话。儿子要跟小叔的孩子说话。女人说改天吧，刚跑出去。

女人突然停了话，看看日头，说不是说好晚上十点以后打电话便宜吗？儿子说放暑假了，不回去，在学校附近找好了工作，家教，主家住十一楼，宽展，干净，各个屋子都有空调电视。女人又呵呵地笑，嘱咐儿子要懂事要有眼色，勤快，不要乱动人家的东西，不要跟人家讲工钱，那么好的条件。儿子说好。女人说没事就挂了吧。儿子说好。

晚上，女人躺在工地上青砖临时搭建的房里，睡不着，胳膊腿散架了般，各是各的了。地上的电扇呼啦啦响得欢实、热闹，热也不见得减。女人又想跟儿子说说话，就把电话打了过去。儿子的手机却关机了。

女人悻悻地骂了句这孩子。想着儿子或许正辅导人家孩子功课，女人乐了。宽展展的屋子，干净，有空调，有电视，多好。女人又骂了句这孩子，翻翻身，睡了。

第二天，女人跟管伙食的赵头去菜市场买菜。女人央求赵头开车到儿子的学校边看看，说不定正好能看见儿子。女人说，就看一眼，不让他知道我在工地干活。赵头说，明天吧，明天早点走。

车到一个工地边，赵头下去办事。女人坐在车里，看见这个工地上在建一栋楼，干活的人少。远处有个人在推沙子，瘦溜溜的个子，黑的头发乱糟糟地扭结在一起，灰的T恤被风吹起来了，背上鼓起一个大包。是个孩子。女人心说。女人看见那孩子背弓着，腿曲着，吃力地推着一车沙。女人知道，那一车沙分量不轻。女人就想起了儿子。女人的嘴角扯了扯，心里却笑了。女人又想给儿子打电话。她就把电话打了过去。

儿子果然在宽展展的屋子，吹着空调。

女人跟儿子说着话，给儿子讲工地上推沙子的孩子。儿子问她在哪？女人说，赶集哩，路边上有个工地。女人说，羊凹岭的集，你知道，逢一五日子。儿子说，天热，不要找活儿干了。女人说，不干了，这热的天，坐着都冒汗，哪能干活？儿子说，天凉也不要出去干活了，你身体不好。女人说好，就坐家享福。女人说挂了吧，集上人多车多，听不清楚。儿子说好。

女人挂了电话，眼里还湿着。女人说，儿子长大了，他爸要是在，多好。女人想起推沙子的孩子，突然想给那孩子买瓶饮料，或者冰激凌，



或者一个西瓜。女人真的跑到市场买了一瓶饮料一个冰激凌一个西瓜，红红绿绿水水淋淋的提了一袋。

可是，她找不到那孩子了。工地上的人说可能上厕所去了，让她等等。工地上的人告诉女人，那孩子是附近大学里的学生，找了份家教工作，嫌工资低，说问来问去就是工地上工资高，就跑来了。说那孩子说他没有爸，妈身体不好，他得把下学期的学费挣下。

女人的心呼哧跳得纷乱，把袋子给那孩子留下，匆匆地跑去市场找赵头了。她心里，好像是有点害怕见到那孩子。想起明天赵头就能带她去看儿子，她又掏摸出一张票子，给赵头买了一瓶饮料。





工地开满花

赵头一早起来就不高兴了。赵头是工地的厨子。他一不高兴，就把锅碗瓢盆弄出很大动静，咣，咚，嘭嚓，一声赶着一声，在厨房里炸响。蹲在地上剥蒜的黑女人抬头看一下赵头，看一下赵头手里的铁勺把大片锅磕打得咣咣响，她扁扁嘴，没说话。

赵头就是生这黑女人的气。

前天赵头给工头老李说吃饭人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多了，得找个帮灶的。

可老李带来好几个人，都是挨不过两天，就让赵头呵斥着走了。老李知道赵头心里有事，不跟他计较，就再找了个女人帮厨。赵头看了一眼黑黑瘦瘦身单力薄的女人，火气倏地就顶到了脑门。工地上虽说人不是太多，但二三十个人都是能吃饭的主儿，找这么个黑瘦的女人来，除了能扒葱剥蒜还能干啥？

老李在盆子里捡一块豆腐扔嘴里，叫赵头别小看人，说人家在大食堂大饭店干过。老李说着就拿下巴努了努黑女人，悄悄地对赵头说再找，有了合适的就辞了这个。

赵头气哼哼地咽了口唾沫，看那黑女人踮脚耸肩地揉面，一双黑瘦的鸡爪般的手像是在揉胶泥般，脸都涨得红紫了，面团还是没揉出个样来。赵头哼哼着扯过面团，黑下眉眼催黑女人切南瓜去，南瓜炖粉条子，说眼瞅着晌午了，人一下工，就要吃饭。

黑女人抱起一个南瓜，放在案板上，嚓一刀，嚓一刀，很费力的样子。老赵的馒头上笼屉了，一大块肉也切完了，南瓜还在黑女人的手下滚。老赵气得夺过南瓜，噌噌地切着。切着，又责骂起了黑女人，你咋这么笨？连个南瓜也切不了？你说你到底在大食堂干过没？是在大食堂



扫地擦桌子的吧？

黑女人不好意思地笑笑，真的跑去扫地刷洗桌子去了。

馒头和稀饭熟了，菜也咕嘟咕嘟炖上了。赵头喘口气，白了还在擦桌子的黑女人一眼，叫她不要擦，说那些人不讲究，就是让他们坐茅坑边吃饭也香。黑女人呵呵地笑，头也不抬地说，你才说错了，哪个人不喜欢个干净好看？

赵头瞥了黑女人一眼，心说还得赶紧催催老李找人，这黑女人，不行。

四月的天空，没了前些日子的灰蒙，透出的是清明的瓦蓝。一只鸟儿啾叫一声，清脆脆的。赵头看着越飞越高的鸟儿，想，她们在老家还好吗？这么好的天，她们在干啥呢？若是她们正好也抬头看天，也能看见那只鸟儿吗？这样想时，赵头竟有些激动，仰着的头就不舍得低一下，直看得他眼睛生疼了还在看——以前，媳妇跟他在一起，女儿在老家上学。可是没想到女儿坐的校车翻了，女儿的腿断了……

突然，咣的一声吓了赵头一跳。赵头回头就看见黑女人给厨房门边摆下好几个破盆烂罐，还有两个工地上扔下的装水泥的胶皮桶。

赵头没好气地问她在干啥。

黑女人呵呵地笑说，栽个花。

赵头哼了一声，栽啥花呀栽？工地上又不是花园。

黑女人呵呵地笑，就是工地上没个看头才栽几盆花哩，这么好的天气。

赵头发现黑女人真能笑，动不动就呵呵地笑，责骂她时也是呵呵地笑。赵头想起了媳妇也爱笑。女儿残疾后，就很少听到媳妇的笑了。他也笑不出来了。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就跟那板结的土地一样，没了一丝喘息的缝隙。赵头蹲在门口抽烟，黑个脸茫然地看着高远的天空，看也不看黑女人一眼。

黑女人不在乎赵头看不看她，呵呵笑着给赵头叨叨，这是指甲草，这是夜来香，这是吊线线花，这是蜀葵。

赵头不吭气。

黑女人说，人活着就得跟这花儿一样可着劲长，你说对不对赵头？这就是心劲。人活着还不就是活个心劲？



赵头的心理嗯了一声，可还是没吭气。

黑女人说，我就喜欢栽个草种个花，看着这些个花花草草我就忘了日子里的那些烦心事，我就有了心劲，我就觉得这日子呀会好起来。黑女人说，哪个日子好过哩？还不都是想法子给心豁个缝儿，让心透个气儿，你说对不赵头？

赵头还是没吭声，蹲在食堂门口，盯着那些破盆烂罐里的花儿一棵赛一棵长得旺势，红的黄的开得繁茂时，他的眼里心里觉得暖暖的东西在流淌，烟火烧到手指头了，才慌慌地摔了。

端午节快到时，老李来到厨房，告诉赵头吩咐黑女人明个不要来了，找到人了。

赵头看一眼厨房门前的十多盆花儿在瓦蓝的天空下，郁郁葱葱，花团锦簇，说，算了吧，都熟人了。

只是那黑女人干活儿还是叫赵头头疼，动不动的，赵头就高声大嗓门地斥责她骂她笨。黑女人不吭气，嘿嘿地笑。笑得赵头也没了脾气，也跟着嘿嘿笑。



音乐会

天黑时，工地西北角的小房子亮起了灯。黄亮的一个小窗户，在大片的黑里，突兀，孤单。月亮照下来，风很静。吱扭一声，黑里切下方的一块亮，一个人影嵌在亮里，也不关门，就从亮里一跌一跌地到黑里去了。

为啥不能？他也不给你工资。女人硬邦邦的话棍子般追了过来。

人家叫我看守，我倒倒卖钢筋？手里晃着个手电筒，夜的空中划出几道白线，纷纷乱。

建的半截的楼房，突然叫停了。工头照顾他，叫他留下看守工地，说是工钱按小工的算。他没说话。说什么呢？拉着一条坏腿，出了这个工地，连一份小工的钱也挣不来。媳妇为了照顾他，扯着孩子扛着锅碗也来了。可是，媳妇在城里找不到活。也不是没有。都不合适。家里有他和孩子啊。媳妇就推个车子收破烂捡破烂，说还是收破烂自由些。他知道，是他拖累了媳妇。只是媳妇一天下来也挣不了几个。黑里，他听见媳妇又嘀咕，要不，把孩子送村里幼儿园，钱少。

明明的，不舍得跟孩子分开，还这样说。他没吭气，跌着脚，绕着工地看。工地上——团白亮的光也踉踉跄跄的。

倏地，黑里响起了敲击声。先是轻一下重一下，好像是，调试乐器。然后，钢钢的声音有节奏地响了起来，《月儿光光照四方》的调子。接着，歌声响了。宽厚的男中音，温润，柔曼，很抒情了。接着是《我有一头小毛驴》。调子一下明亮了起来，也欢喜，也顽皮，兴奋奋的模样。小屋门口的那片黄亮里，孩子也唱，拍着手，跺着脚，“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孩子叫妈妈也唱，妈妈不唱。妈妈说，唱，唱，就知道唱，能唱出钱啊唱。



分明地，他听见了女人的抱怨，咔嚓，歌声齐刷刷地断了，如正在生长的庄稼，露出了白生生的断口，心，莫名地就慌了。钢钢的敲击声就低沉了下去，小心，沉重，又不甘心，钢钢钢钢……

别敲了，想想明天咋办吧。

一时半刻的，那钢钢声沉默了。一会儿，从黑里闪出一柱亮光，天上地下地乱照，笔般嗖嗖地划下一道道纷乱乱的线。

要我说，卖上几根钢筋，收破烂的老王说给高价。

黑里，钢钢钢的敲打声又高了，凌厉，倔强，又恼火。

那咋办？孩子上幼儿园要好几千。

钢钢的声音还在响，分明的，又衰弱了下去。突然，黑里亮起了一声歌：“我要飞得更高……”以前，他是工地上的“歌王”。手里的活儿一旦松下，嘴里就唱开了。有时，手上的瓦刀青砖玩具般翩飞着，也唱。站在高高的架子上，《春天里》、《我要飞得更高》、《今天是个好日子》……一首接一首地唱。架上的地上的人们，听着他唱，也跟着唱。工地上尘灰飞舞，机器轰鸣，歌声却掩不住，活泼泼地四处飞溅。有时，也累，不想唱。可是，工友们不干，吆喝他唱。他撇撇嘴，咬咬牙，要把乏累、烦恼咬碎嚼烂吞下般，旋即，瓦刀咣咣地敲到砖上瓦上钢管上，歌声跟着就飞了起来。工友们说他的歌声就是兴奋剂，说，一听到你的歌，就不乏了，就觉得这日子他妈的还挺有意思。

黑里，哑哑地笑了，手电光在空中倏地劈下白亮的一道，钢钢的声音又在工地上响了起来：“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

黑里，竟有人跟着他一起唱。而且，不是一个人的声音。他敲击着两小段钢筋棍子，向门口走去。手电筒在胸前呼哧呼哧地乱跳，工地上这儿那儿划下一道道花的光影。

门口围拢了好多人。一问，是附近工地的。他们敲着门的铁栏杆，咣咣咣，钢钢钢，山呼海啸般地吼：“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

晦明里，门里门外的人们，唱完一首，就要哈哈大笑一阵。门外的人说，看咱这音乐会，高级。

凉气下了，门外的人才踩着满地的月花，说笑着回工地睡觉去了。